

四

東萊先生校正此史詳載卷之三

齊本紀

神武帝

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子贊六渾勃海蓊人也深沈有大度輕財重士為豪俠所宗目有精光長頭高權齒白如玉少有人傑表家貧及為武明皇后始有馬得於鎮為隊主鎮將遼西段長常奇神武見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待使以子孫為託及貴追贈長司公權其子寧而用之神武傾產以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密授領軍張彝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若此事可知也則物豈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與司馬子如及劉貴賈顯智為奔走之友孫騰侯景亦相友結孝昌元年柔玄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神武乃與同志從之觀其行事私與尉景段宗惡雋圖之不果而逃遂奔昌黎又上歸尔朱榮於秀容先是刘貴事尔朱盛言神武美至

齊書卷之三  
神武帝本紀

是始得見以惟粹故未之奇也貴乃為神武更衣復求見焉因  
隨宗之既二有狀焉宗命剪之神武乃不加羈絆而前竟不歸  
鬻已而起曰神武人亦如此馬矣宗遂坐神武於林下舞左右  
而訪時事神武曰聞公看馬十二谷色別為羣將此竟何用也  
宗曰但言尔意神武曰方今天子患弱太后淫亂權奪命朝  
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賊儼徐乾而清帝側伯業可  
率輟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宗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  
是每參軍謀所而宗以神武為親信都督于時魏明帝銜鄭顯  
徐乾逼靈太后未敢制私使宗率兵內向宗以神武為副鋒至  
上黨明帝又私詔得之及帝暴崩宗遂入洛國將與神武謀  
恐不聽請鑄像一之鑄不成乃止嘗在宗帳內宗嘗問左右曰  
一曰无我誰可主軍皆稱尔朱世宗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選  
其代我主事者唯賀六渾且因誠此曰尔非其足終當為天子  
宗曰尔以神武為晉州刺史於是大眾歡曰尔貴賀宗下使人

宗付其意乃使宗及宗朱世宗自晉陽將宗立晉  
神武神武曰此神武也宗曰此神武也宗曰此神武也宗曰此神武也  
騰復命神武曰此神武也宗曰此神武也宗曰此神武也宗曰此神武也  
有圖兆計及兆入洛執在帝以兆神武問之太驚又使騰騰  
賀兆因各胡孝并所在將劫以宗事不果乃以書喻之言不負  
執天子以受惡名於海內兆不執殺帝而與宗朱世隆弄立長  
質王暉改元建明封神武為平陽郡公及費也頃紀且陸宗藩  
入秀谷逼晉陽兆懼神武神武將往兆拔馬過兒請緩行以獎  
之神武乃往但留母以河无橋不得渡步潘軍盛兆敗走。初  
幸在之誅尔朱宗知其黨亦有逆謀乃密勅步潘令襲其後步  
潘既敗兆等以兵勢自盛兆又請救於神武神武內固兆復處  
步潘後之難除乃與兆悉力破之潘死深德神武誓為兄弟時  
世隆反律芳伯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魏  
各擁兵為暴天下舌之皇宗眾流入并者二千餘人為契胡

陵墓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償皇籍不止此患之  
問計於神武神武曰六鎮反殘不可不殺宜選王素腹八者  
使統焉若有犯者罪其師則所罪者寡矣曰善誰可行也  
允時在坐請神武神武奉殿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  
伏如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誣下罔上請  
殺之北以神武為誠遂以委焉神武以此醉恐醒後或致疑  
遂出宣言受統州鎮兵可集於東安令乃建牙揚曲川陳部  
有款軍門者絳巾袖自執鞭撻驛子願則左右訪之則以力  
嘗於并州未盜殺人者乃署為親信兵士素惡此而樂神武於  
是莫不皆至居无何又使劉貴請此以并肆瀕歲霜旱降力極  
黃巢而食之皆面无谷色徒汗人困土請令就食山東待其  
而處分之此從其說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擾  
人懷皇望况高公雄畧又握大兵將不可為此曰香火重  
靈邪紹宗曰親兄弟尚難信何論香火時此左右已受神武

晉陽出途口倍加於東越臺之物不勝枚舉將過地神武  
亦遂焉近聞之皆赫高以高將兵數萬益歸心焉○魏  
元年二月神武軍次信都高封隆之開門以待遂擄國  
月介朱度律數元憚而高即帝欲遷神武三月乃白  
帝封神武為勃海王使入朝神武曰四月又加授東道大  
臺第一鎮人國長應養鷹自太原來奔神武以為行臺  
為安州刺史神武自向山東養士建南禁兵復掠百姓  
詐為書言介朱此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眾皆愁  
州府徵兵討部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為請留  
此者并神武親送之郊雪深別人號慟哭聲動地神武乃  
曰与尔俱失鄉各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下乃尔等召直  
死於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眾曰唯有反耳神  
反是急計爾推一人為主眾願奉神武神武曰尔等

見高宗中魚目方與先刑法終自交滅今以吾為主當與前異  
不得欺誤地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尔不能為笑天下  
眾皆頓顙死生唯命神武曰若不得已明日推生事去喻以詩  
忝朱光之意封隆之惟曰千載一時豈是幸其神武曰詩賦大  
順也邇時大業也吾魚不武以死繼之何敢諫焉六月庚子建  
義於信都尚末顯骨尔朱氏及李元忠与高祖擊殺州斬尔朱  
羽生自来謂神武無憚曰今日反决矣乃以元忠為殺州刺史  
是時兵威財振乃抗表罪尔朱氏八月尔朱兆攻陷殺州李  
元忠來奔孫騰以為朝廷偏繩之權立天子則眾望无所係也  
月壬寅奉章武王融于渤海太守帥為皇帝年号中央是為  
帝時及律冲遠軍次立官陽尔朱兆會之神武用齊養素繼反  
度律冲遠不戰而還然神武乃敗兆於廣阿十一月攻鄴相州  
史列兵擊城固守初武起土山為池通往建大柱一時焚  
陷入地城固守元壬寅月壬午拔鄴城據之廢帝進神武大

程国大將軍大帥是時有別起義軍擊於大都督府  
歸附行營州素烈貴并城來降既二月尔朱兆自安北自  
并州度律自洛陽往逐自東郡同會對眾号二十万拔还水而  
軍部以長孫承業為大行臺都督神武令封隆之守鄴自  
出領紫陌特馬不滿一于于兵不至三万眾寡不敵乃於薛  
馬園陣連牛助以塞窟道於是將一其言為死志四面擊之尔  
朱兆責神武以特已神武曰本戮力者共輔主至今帝何任  
曰永安社害天柱我報神武曰我昔日親聞天柱討尔  
少前立豈得言尔不反邪且以吾殺巨何报之有人今日義  
尔朱兆敗尔朱兆普魯容紹宗叩心曰不用公言以此將  
走紹宗反旗馬用收聚散卒成軍容而西上○初普泰元年十  
月歲星灾感鎮星太白聚於紫微宮其明太史占云當有主者  
其具神武起於信都至是而破兆等四月朔斯將天光  
律以送洛陽長孫承業復都督費顯智張歡入洛陽排世隆

伯新之兆奔并州仲遠奔梁州遂死焉嶷而神武至洛陽  
及中與主而立靈武武既即位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  
將軍大將軍兼都七月神武帥師伐尔朱兆封隆之言待中  
有拔勝寶劍寶壽往事尔朱世亮且及噓今在京師龍任  
神武深以為然乃歸天光復建於京師斬之遂自隘口入  
朱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并州平神武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  
相府而居焉尔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隘出入寇抄神武揚聲  
所之師出上者數回兆意忌神武揣其威首當會遣寶壽以  
相勸馳之一日一夜行二百里神武以大軍繼之三月正月  
泰奄至尔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尔朱重熙走追破之兆  
奔慕容紹宗尔朱兆妻于突厥城下神武以義故待之其厚神  
武之入洛也尔朱神遠部下都督橋而張子期自渭州歸神  
武以其助且數及覆其斬之剛歸神武由是內不自安乃  
賜王五炬及武備物重元此魏光緒之惠政樓神武於魏

其兄死以刑刺杜伏特上魏武封是魏帝殺之又  
於是魏帝与神武原矣神武元年魏帝既命其圖五月丁詔  
有征句吳浚河也諸州兵皆待衛守河橋六月丁巳詔神  
武字文黑獵自破秦隴其外分脫有反非常事資經長但  
者未全皆及進討事沈沈忽遂詔羣臣議其可否會言假稱  
以內本戒嚴二則防黑獵不虞一則可威吳楚時魏帝將伐  
神武神武部將帥慮疑故有此詔。神武乃表曰荆州結接  
境亦涉畿服關隴持遠將有逆圖臣今若勒兵馬二萬擬從  
東而渡又遣庫火千乳樓劍律金鼓樂樂兵四萬從其來  
漢道要昭寶泰竟雄高隆之擬兵五萬以討荆州遠則高  
曹景壽封隆之擬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勒  
武狀聽與勿魏帝知竟其變乃出神武表命群官議之欲止

武請重神武乃集宗并宗遂令其博議還以表聞乃以信  
明感歎亦復錄在京之武議意以答神武。初神武自京師  
北以為洛陽久經喪亂王氣衰及雖有山河之固土地偏狹不  
郭請于都魏帝曰高祖定鼎洛陽為永永之基經營創製至  
宗乃畢王既功在社稷宜遣人相善等神武奉詔至長  
三千騎鎮建以益河東之武必於白溝實船不聽向洛  
和雅乘運入鄴城魏帝又敕神武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絕  
唯在洛河東之六龍意口之成送相州之粟追齊州之軍  
等信受代使即珍出於止之故焉。各事家業脫浪糧庫  
則其人結舌疑海不生王高祖大原法垂恩於洛終不事  
河以干戈相若王若馬山而西則非軀重朕雖元武欲止  
能必為社稷宗廟出萬民之策又在於土非朕能定也山止  
相為情之親帝曰。武武為此伐經經神武亦  
白八通公

神武以道首其期魏與晉陽之甲誅君則  
今者南遷魏精而已以高昂為前鋒曰若用司空信宜有今日  
之幸七月魏帝弟澄大聚軍河橋神武至河北十餘里再遣口  
申誠款魏帝不執神武乃引軍度河魏帝問計於群臣或云  
依實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未決而元帝之  
則斯緒爭權不睦武之奔精德懷帝云神武兵至即日魏帝  
遣於長安已酉神武入洛傳於永寧寺以乃機不可曠發乃  
百僚欲以清河王亶為大司馬居尚書下舍而承制實事焉神  
武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營魏帝皆不谷九月庚寅神武還至  
晉陽遂立清河王世子寶議定白清河王王曰天子无父  
苟使先立不惜餘生乃立之是為孝靜帝魏於是始分為二  
武定四年八月神武將西伐自襄會兵於晉陽殿中將軍曹  
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土以死氣逆生氣為客不利主人則可  
兵果行傷大將神武不從自東西魏講兵數下每先有黃

陳關古者以為黃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謂此  
侯勝實是時黃燈盡死九月神武圍玉璧以挑西師不敢應西  
魏章孝寬守玉璧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元盜射之每中其目用  
李業與狐虛術卒其北二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又於東面  
鑿二十一道以攻之城中無水汲於汾神武使移汾一夜而畢  
孝寬奪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夜有星墜於神武營神武有疾  
十一月庚子興疾班師庚戌遣太原公洋鎮鄴辛亥魯世子陞  
至晉陽神武以元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事魏帝優詔許焉侯  
景素輕世子嘗謂司馬子如曰主在吾不敵有異王元吾不能  
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曰是世子為神武善召景二先  
與神武約得善二昔微點乃來善至元聖景不至又問神武疾  
豈神武自圖神武謂世子曰世子雖死亦何恨事一陳世  
子未對又問曰豈非為侯景邪曰然神武曰景專制河南  
四年矣常有飛揚侯景志願或能為景為侯景御也少頃故

有真容如神武以不真之貌以真之貌以真之貌以真之貌  
正月朔日飲神武曰日歸其為日歸邪死亦何恨事一陳世  
於魏帝是日崩於晉陽時年五十一天元年改諡神武皇帝  
廟號高祖○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肅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  
變化若神至於軍國六畧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之經事  
軍衆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聽斷昭察不可欺犯知人  
好士人主獲動舊性周給每有文教常教勸款悉指事論心不由  
請廢權人授任在於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技於斯養有虛聲無  
實者稀見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及多致  
奔工雅尚儉素刀劍戰勳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仁不  
過二爵居家如官仁慈愛士始置景裕以明經稱韓家以工書  
顯或以謀逆見禽並蒙恩置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與之工書  
實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效力三知  
梁國北懷齊吐谷渾阿至羅威所招納獲其力用規略



文襄帝

世宗文襄皇帝諱浚字季惠神武長子也魏中興元年立為太子  
海王世子時年十一神清儀姿便若成人神武嘗問以時事得  
失辨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國籌策皆預之天平元年加侍中  
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三年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戲大  
都督時人雖聞帝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略廣明事無滯於  
是朝野振肅○元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律亮以後選人常  
以年勞為制文襄元整改前式益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  
郎選入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顯位者  
皆致之門下以為賓客每山園游宴必見以詩射賦詩多  
其所長以為娛適○興和二年加攝軍領中書監仍攝  
尚書自正光已後天下多事在任羣官舉劾者莫不奏  
帝於建邕為御史中尉然帝為帝所廢皆於具風俗更始  
帝為太子時年十一神清儀姿便若成人神武嘗問以時事得  
失辨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國籌策皆預之天平元年加侍中  
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三年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戲大  
都督時人雖聞帝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略廣明事無滯於  
是朝野振肅○元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律亮以後選人常  
以年勞為制文襄元整改前式益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  
郎選入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顯位者  
皆致之門下以為賓客每山園游宴必見以詩射賦詩多  
其所長以為娛適○興和二年加攝軍領中書監仍攝  
尚書自正光已後天下多事在任羣官舉劾者莫不奏  
帝於建邕為御史中尉然帝為帝所廢皆於具風俗更始

世宗文襄皇帝諱浚字季惠神武長子也魏中興元年立為太子  
海王世子時年十一神清儀姿便若成人神武嘗問以時事得  
失辨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國籌策皆預之天平元年加侍中  
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三年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戲大  
都督時人雖聞帝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略廣明事無滯於  
是朝野振肅○元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律亮以後選人常  
以年勞為制文襄元整改前式益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  
郎選入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顯位者  
皆致之門下以為賓客每山園游宴必見以詩射賦詩多  
其所長以為娛適○興和二年加攝軍領中書監仍攝  
尚書自正光已後天下多事在任羣官舉劾者莫不奏  
帝於建邕為御史中尉然帝為帝所廢皆於具風俗更始  
帝為太子時年十一神清儀姿便若成人神武嘗問以時事得  
失辨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國籌策皆預之天平元年加侍中  
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三年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戲大  
都督時人雖聞帝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略廣明事無滯於  
是朝野振肅○元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律亮以後選人常  
以年勞為制文襄元整改前式益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  
郎選入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顯位者  
皆致之門下以為賓客每山園游宴必見以詩射賦詩多  
其所長以為娛適○興和二年加攝軍領中書監仍攝  
尚書自正光已後天下多事在任羣官舉劾者莫不奏  
帝於建邕為御史中尉然帝為帝所廢皆於具風俗更始

昭宗內除政道外拓淮夷擴斥貪殘存情人物而志在峻法  
於御下於前王之德有所未同蓋天意人心好生惡殺魚吉凶  
應未嘗影響而論之積善多慶然文家之禍生所勿盡自由焉  
文宣帝

顯祖文宣皇帝諱珽字子進神武皇帝一子文宣母弟也武明太  
后初孕帝每夜有赤光照室太后私怪之及產命之曰侯左于  
野甲言有相子也內金明敏兒苦不足文宣每嘆之曰此人亦  
得富貴相法亦何由可解神武以帝兒陋神彩不其發揚曹  
以時事帝略有所辨僅語一事以得事衷又嘗令諸子各使理  
亂綏帝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神武以為然又各配兵四出  
而使彭樂率甲騎偽攻之文宣手怖帝動衆彭樂相將樂免  
言言清猶禽之以次也神武亦異之謂長史薛琬曰此兒意  
識過吾琬亦私怪之及神武崩帝賜景裕默識過人未嘗有  
所自明景裕不能測也武宣五年神武崩魏帝授帝尚書令中

書監京畿大都督七年八月魏帝在城東双堂事  
在內外震駭帝神色不亦指塵部分自亦望變而漆其首  
不發喪徐言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當時內外莫不驚  
乃諷魏朝立皇太子因以大赦乃赴晉陽擢度政帝內雖明  
外若不了老臣宿將皆輕帝於是帝推誠接下務從寬厚  
不便者咸蠲省焉群情始服。八年魏帝遜位別宮傳代之禮  
一依唐虞漢魏故事

元德元年夏五月戊午皇帝即位於南郊御大極前殿大赦改  
元十一月周文帝帥師至城分騎北度至建州景宣帝親戎  
出次城東周文帝見軍容嚴盛歎曰高勳死矣遂班師  
冬十月甲午帝暴崩於晉陽宮時年三十一謚曰文宣帝  
廟號顯祖。帝沈敏有遠量外若不遺內駭甚明文襄年長英  
秀和武特所愛重百僚承風莫不震懼而帝善自晦迹言不出  
口相自貶退言咸順從故深見輕雖家人亦以為不及登極之

後神明轉茂外柔內剛果於斷割人莫能窺又特明吏事留心  
政術簡靖寬和坦於任使故揚情等得只於匡贊朝政繁然兼  
以法馭下不遊權貴或有違犯不容動戚內外莫不肅然至於  
軍國機策獨決擇規諷先遠有人君大略又以三方鼎峙時  
甲練兵左右宿衛置百保軍士每臨行陣親嘗吳石鋒刀交接  
唯恐前敵不多屢犯艱危常致剋捷六七年後以功業自誇  
留情耽酒肆行淫暴

廢帝

廢帝謚字上道小名道人文宣帝之長子也天保元年立為皇  
太子時年六歲十年十月文宣崩突厥太子即帝位於晉陽

德殿  
元春正月癸丑朔改元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令廢帝  
為濟南王以大丞相常山王讓入禁宮大統是日王居別宮

二年九月

華昭帝

昭皇帝諱字延安神武皇帝第六子文宣皇帝庶弟也天保  
元年從文宣還邽文宣以尚書奏事多有異同令帝與朝臣先  
論定得失然後敷奏帝長於政術善斷咸及其理文宣歎重之  
時文宣溺於游宴帝憂憤表於神色文宣竟之謂帝曰但令汝  
在我何為不縱樂帝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文宣亦大愁抵杯  
於地曰汝似嫌我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盃足皆棄壞  
後益沈酒或入諸貴戚家用力批拉不限貴賤唯常山王至內  
外肅然文宣崩帝居禁中護喪事幼主即位乃即朝班除太傅  
尚書事朝政皆決於帝月餘乃居藩邸自是詔敕多不關帝  
太皇太后身下人廢少主命帝統大業  
二年八月明太子皇帝即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改元  
生為皇建

十一月甲辰詔曰朕嬰此暴疾奄忽無遠今嗣子冲眇未  
開政術社稷業重理歸上德右丞相長廣王湛研機測化射道若  
宗人雄之望海內瞻仰同胞共氣家國所憑可遣尚書左僕射  
趙郡王徽喻旨徵王統茲太宰是月崩於晉陽宮時年二十七  
諡曰孝昭。帝聰敏有識度深沈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  
帶十圍儀望風表迥然擢秀自居臺省留心政術開明簿籍吏  
所不逮及正位宸居亦所克勵輕搖薄賦勤恤人隱內無私  
外收人物虽后父位亦特進無別日吳臨朝務知人之善惡每  
訪問左右冀獲直言曾問告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尔對  
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去  
之度頗為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万機慮不周悉故碎  
尔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疎滿澤因被寵遇其取不聞也  
此于時匡富兵強將盛神武遺恨意在頻登平陽為進取之  
遠圖不遂惜哉

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己建義之後雖主祭有人獲公亦  
加政皆自出文宣因昔為素內外以公自勵又與群臣共  
觀之地全國樂推自皇期月以發震怒則有以政事自出  
然數年之間朝野安又其後繼德建德皇極猖狂昏邪廢  
代未有繼國不承實由斯疾所由也宗人章其弊風教然措  
帥府幸股肱輔弼雖覆政誠既不能贊以道德和睦親懿又不  
能遠慮防身深謀情主應斷不斷自取其少大巨既誅夷君暴  
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尔孝昭皇居臺廟故事通明入吏之  
無所不委又宣崩後大董前薛及臨尊極留心更深時人服其  
明而識其細也情好稽古率由不戾將封先代之胤且敦孝  
之風錫召才賢文武畢集于時周氏朝政移於宰臣主將相  
不無危殆乃瞻閣右矣德業并之志經謀宏曠詠近代之明  
不斯帝欲大之天不許也

武成帝

山曰武成皇帝... 神武皇帝第九子孝昭帝弟也... 孝昭帝崩...

神武皇帝入統大位

大寧元年冬十一月癸丑皇帝即位於南宮... 赦改皇建二年...

為大寧

天統四年夏四月大史奏天文有變其言曰當有易王... 易王者...

大宰段韶奉太尉持節奉皇帝... 皇帝... 命... 皇太子大赦改元...

天統元年於具舉... 上尊號為太上皇帝... 皇帝... 國大寧... 咸以奏...

天統四年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 於南宮... 皇太子... 二十...

二蓋曰武成皇帝

後主

後主... 子... 武成皇帝... 之長子也... 少美... 儀武成... 特所...

龍拜出子... 武成入... 大業... 為皇太子... 清... 四年... 禪位於...

即位於南宮... 皇帝... 大業...

武成七年冬十月周師攻晉州... 兵大集... 晉州... 帝... 行...

周師與周齊王... 蕭相... 對... 至... 夜... 不... 戰... 周... 師... 而... 退... 十... 月...

武成退還... 長... 大... 周... 師... 於... 晉州... 十一月... 戊... 申... 周... 武... 帝... 來... 救... 晉...

武成戰... 城... 南... 各... 軍... 大... 數... 帝... 在... 軍... 先... 還... 癸... 丑... 入... 晉... 陽... 要... 懼... 不...

武成... 周... 師... 攻... 晉... 州... 十... 月... 戊... 申... 周... 武... 帝... 來... 救... 晉...

武成... 周... 師... 攻... 晉... 州... 十... 月... 戊... 申... 周... 武... 帝... 來... 救... 晉...

武成... 周... 師... 攻... 晉... 州... 十... 月... 戊... 申... 周... 武... 帝... 來... 救... 晉...

武成... 周... 師... 攻... 晉... 州... 十... 月... 戊... 申... 周... 武... 帝... 來... 救... 晉...

武成... 周... 師... 攻... 晉... 州... 十... 月... 戊... 申... 周... 武... 帝... 來... 救... 晉...

武成... 周... 師... 攻... 晉... 州... 十... 月... 戊... 申... 周... 武... 帝... 來... 救... 晉...

武成... 周... 師... 攻... 晉... 州... 十... 月... 戊... 申... 周... 武... 帝... 來... 救... 晉...

武成... 周... 師... 攻... 晉... 州... 十... 月... 戊... 申... 周... 武... 帝... 來... 救... 晉...

武成... 周... 師... 攻... 晉... 州... 十... 月... 戊... 申... 周... 武... 帝... 來... 救... 晉...

武成... 周... 師... 攻... 晉... 州... 十... 月... 戊... 申... 周... 武... 帝... 來... 救... 晉...

漢隆化為魏昌元年延宗與周師戰於晉陽大敗為周師所  
虜漢主率時去請出管人及珍室班賜將士帝不悅解律  
知居中受委無由以處分請帝親勞為帝撰解曰曰宜據  
亦感故人於帝既出臨眾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是大笑左右  
亦群皆將士莫不解賦引高元海宋上素康思道李德林等欲  
讓讓位皇太子先是望氣者言當有草易於是依天統故事  
位幼主

幼主

主名道帝之長子也立為皇太子隆化二在春正月乙亥即  
帝在時年八歲改元為天統元年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  
書監等道衡等中書監信安勳太上皇帝往河外募兵更  
若若之隋帝及使前使之周師至也隋橋於巴城城而  
皇將百餘騎東走乙亥度河入洛州其日幼主禪位於大  
任於王

漢隆化太上皇皇帝后稱幼主是齊州王曹州南鄭  
漢魏所獲送鄰周武帝而負主礼并太后幼主論  
長安封帝溫王公至建德七年詔而宜州刺史提提  
無宗羊數十人無少長咸賜死子孫所存者一二而已  
幼而今之善及長頗李綴之置文林館引諸文士焉而言  
無天不喜見朝士自非能私昵御未嘗交語謂之无愁天  
子任陸令宣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提長為等制天下  
德信都長驅河洪珍參預權各引親黨起居非次官由財進  
歲以蒲成其所以亂政害人難以備載御馬則藉以鹿  
銅以梁肉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  
郡君陵香郡君且思好書所謂駁龍道造者也又於華林園立  
倉貯村舍帝自弊衣為窮兒之市躬自交易又好不急之務  
夜索蝎及豆得二升特愛弄時之物取求火急皆負朝  
辨當抄者因之貸一而責十焉賦歛日重徭役日煩人力既

帝藏空竭乃賜諸侯幸貴官或得郡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逮鄉官亦多隆中者故有敕用州主簿敕用郡功曹於是州縣職司多出富商大賈競為貪縱人不聊生爰自兼都及諸州郡所在徵稅百端俱起凡此諸役皆斷於武成至帝而增焉焉然未嘗有惟唐律據云

武成曰武成周度高爽經筵弘長文武之官俱尽謀力有帝王之重矣但爰御庸賢委以朝權惟薄之間淫侈過度煢工之兆其非憲典聰明暗下何易可誣又河南河間梁陵等諸主或以時嫌或以猜忌皆無非而殞非所謂知命任天躬大道之義也曰以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永言先訓教匪義方始自後祚至干傳位焉以正人則其善道養德所獲莫平春誦夏弦過庭所履莫非不軌不物歸之以中官亦何為之以麗色淫書縱講經之表必明廷之好語曰從惡若渴其有惡乎在神聖見治

曆感所風兼志在天日虛人善物皆隨無狀善惡官制雖重以名計貽禍忠臣顯戮始見覆溺之萌俄朝土崩之勢周武因機遂混區夏悲夫豈非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鄭文貞公魏徵曰願論之曰謂德以相係之安始基伯業又美以英明之略伐叛亦遠于時彼君有君師出以律何陰之役推字支如反掌揭陽之戰掃侯景如拉枯故能氣斷西隣威加南服王至是賴東宮各守心又曰因累世之資屏樂推之會地居當靈運迂規鼎壞滿詭非常之才連屈奇不測之智相繼俊又明宗臨下文武名臣尽其力用親戎出塞命將臨江定軍于於城總長君於梁國外內充實強場無警胡騎自其南長秦人不取東顧既而流淫敗德周念作狂為善未能正身餘殃足以備後得以壽效幸也胤嗣不承且哉地逼身危運取順守不敷文教內編雄圖將以守能區域奄有函夏身處不承續用

成天假之年足使秦皇其肝食肉成即位雅道陵遲昭襄之風  
焉已墜暨乎後國外內崩離泉隕於平陽身禽於青土天道  
遠或未易談言凶由人抑可揚推觀夫有負全盛控帶遐阻西  
包汾晉南極江淮東及海隅北漸沙漠六國之地我獲其五九  
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眾寡校幣藏之虛實折衝千里之  
將帷幄六奇之士皆一力之優劣无等級以寄言然其太行長  
城之固自若也江淮汾晉之險不移也帝藏輸稅之富未虧也  
士庶甲兵之眾不缺也然而國土用之而有餘後主守之而不  
足其故何哉前主之御時也休兩櫛風拯其溺而救其焚信必  
賞過必罰安而利之既與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主則不  
然以人從欲損物益己雖藉峻宇甘酒晷音豐尋遍於宮園禽  
色荒於外內淫及作夜罔水行舟所欲必成所求必得既不  
求物又暗於所愛忠信乖聞妻妾必入視人如草芥不從與不  
流安爾如當歸之權婢婦擅回天之力責官軍供亂政淫刑

人無賴者不惟一手於是土崩瓦解叛離離周  
有歸附之志方更盛其官觀窮極荒淫罪惡自之可証指白日  
以自保國圖戈之旅抗前敵之師五出崇基一卒而滅其非  
金石者難為功難枯朽者易為力哉。抑又聞之皇天無親唯  
德是輔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齊自河清之後逮于武  
平之末土木之工不息嬪嬙之選无已征稅及人力殫物產无  
以給其求江海不能施其欲所謂火既熾矣更自新以足之  
無窮矣又為惡以復之欲求大厦不燔延期過曆亦不難乎由  
此言之齊氏之敗蓋亦由人匪推天道也



東魏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三

周本紀

文帝

周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惠顯代郡武川人也其先  
 自炎帝炎帝子孫道居朔野其後有焉烏夷者雄武多勇略  
 卑奉以為主遂摠十一部落世為大人及其裔孫曰普回因狩  
 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國普回以為天授已獨異之其俗謂天  
 子曰宇文故國號宇文并以為氏普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於  
 居遼西是曰獻侯。自莫那九世至侯歸且為慕容皝所滅其  
 子陵仕燕拜駙馬都尉封玄菟公及慕容皝敗歸魏拜都牧主  
 賜爵安定侯天興初魏遷豪傑於代郡陵隨例徙居武川即為  
 其郡縣之焉陵生系系生朝二生皇考肱並以武略稱肱任武  
 自肱幹武成初追諡曰德皇帝。帝德皇帝之少子也少有文  
 武之志家入生業勤於射獵以交結賢士大夫為務隨德皇帝

在鮮于修德... 年十八... 禁下... 將軍... 無成... 弟... 帝... 旨... 二年... 朱夫... 東... 下... 知... 天... 必... 敗... 欲... 除... 共... 圖... 願... 壽... 計... 无... 所... 出... 帝... 壽... 曰... 今... 天... 光... 尚... 近... 况... 未... 必... 貳... 心... 若... 以... 此... 事... 告... 之... 恐... 其... 驚... 懼... 然... 以... 主... 將... 不... 能... 制... 物... 若... 先... 說... 其... 衷... 必... 人... 有... 為... 心... 進... 失... 亦... 朱... 之... 期... 也... 人... 情... 動... 若... 乘... 此... 說... 說... 事... 無... 不... 遂... 岳... 大... 喜... 即... 令... 帝... 入... 悅... 軍... 之... 悅... 遂... 與... 岳... 長... 安... 帝... 輕... 騎... 為... 前... 鋒... 進... 至... 華... 陰... 會... 顯... 壽... 又... 岳... 關... 西... 大... 行... 臺... 以... 帝... 為... 左... 丞... 領... 兵... 付... 司... 馬... 事... 無... 巨... 細... 皆... 委... 以... 岳... 壽... 曰... 此... 小... 兒... 耶... 日... 暮... 將... 留... 之... 帝... 詭... 陳... 思... 具... 託... 左... 右... 曹... 史...

復命... 岳... 而... 岳... 一日... 而... 符... 武... 乃... 悔... 發... 一... 驛... 千... 里... 追... 帝... 至... 關... 及... 而... 及... 帝... 還... 謂... 岳... 曰... 高... 歡... 豈... 人... 臣... 邪... 岳... 諫... 未... 發... 者... 憐... 公... 兄... 弟... 也... 侯... 莫... 陳... 悅... 本... 實... 庸... 材... 亦... 不... 為... 歡... 心... 但... 為... 之... 備... 圖... 之... 不... 難... 今... 費... 也... 願... 控... 弦... 之... 騎... 不... 下... 一... 萬... 岳... 州... 刺... 史... 解... 技... 所... 俄... 突... 勝... 兵... 三... 千... 餘... 人... 及... 靈... 州... 刺... 史... 曹... 泥... 泥... 並... 持... 符... 遠... 常... 懷... 異... 望... 河... 西... 流... 入... 統... 且... 陵... 伊... 利... 等... 戶... 口... 富... 實... 未... 奉... 朝... 風... 今... 若... 移... 軍... 近... 隴... 扼... 其... 要... 害... 示... 之... 以... 威... 懷... 之... 以... 德... 即... 可... 收... 其... 土... 馬... 以... 資... 吾... 軍... 西... 輯... 民... 羌... 北... 抵... 沙... 塞... 還... 軍... 長... 安... 臣... 臣... 朝... 魏... 室... 此... 桓... 文... 之... 幸... 也... 岳... 大... 悅... 復... 遣... 帝... 請... 關... 請... 事... 常... 陳... 具... 狀... 魏... 帝... 納... 之... 加... 帝... 武... 衛... 將... 靈... 遠... 令... 報... 岳... 岳... 遂... 引... 軍... 西... 次... 平... 涼... 岳... 以... 夏... 州... 隣... 接... 寇... 賊... 欲... 取... 良... 刺... 史... 以... 鎮... 之... 衆... 皆... 奉... 帝... 岳... 曰... 子... 文... 左... 丞... 吾... 左... 右... 手... 何... 可... 廢... 也... 沈... 吟... 累... 日... 乃... 從... 衆... 議... 表... 帝... 岳... 為... 夏... 州... 刺... 史... 帝... 至... 州... 伊... 利... 望... 風... 款... 附... 而... 曹... 泥... 泥... 通... 使... 於... 奇... 神... 武... 魏... 永... 興... 三... 年... 正... 月... 賀... 拔... 岳... 岳... 欲... 討... 曹... 泥... 泥... 都... 督... 趙... 貴... 至... 夏... 州... 與... 帝... 謀... 帝... 曰... 岳... 泥... 孤... 城... 阻... 遠... 未... 足... 為... 憂... 侯... 莫... 陳... 悅... 負... 而... 无... 信... 且... 先... 圖... 之... 岳... 不...

聽遂與悅俱討況二月至河曲果為悅所害眾散還平京未  
所屬於是趙貴言於眾稱帝並命略若告喪以來赴難國而  
奉之大事濟矣諸將皆稱善乃命赫連達馳至夏州告帝  
咸泣請留以觀其變帝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不俟終日者  
也今不早走將恐眾心自離帝乃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時  
神武遣長史侯景招引岳眾帝至安定遇之於傳舍吐哺上馬  
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為也景失色曰我猶前耳  
隋人所射者也景於此還帝至平涼哭岳甚動將士悲且喜曰  
宇文公至无所憂矣于時魏帝將圖岳武關岳被害遣元  
旨勞岳軍追還洛陽到平涼會諸將已推帝侯莫陳悅亦被  
刺追還悅既附神武不肯應召帝曰悅社稷忠良復不應  
此國之大賊乃今言軍政最將討悅及此還帝表於魏帝  
高歡至河東侯莫陳悅在永洛首尾反賊之少停緩帝  
悅而未測國旨且與侯莫陳悅及諸將

侯莫陳悅帝因魏帝至大抵皆悅所害眾散還平京未  
所屬於是趙貴言於眾稱帝並命略若告喪以來赴難國而  
奉之大事濟矣諸將皆稱善乃命赫連達馳至夏州告帝  
咸泣請留以觀其變帝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不俟終日者  
也今不早走將恐眾心自離帝乃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時  
神武遣長史侯景招引岳眾帝至安定遇之於傳舍吐哺上馬  
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為也景失色曰我猶前耳  
隋人所射者也景於此還帝至平涼哭岳甚動將士悲且喜曰  
宇文公至无所憂矣于時魏帝將圖岳武關岳被害遣元  
旨勞岳軍追還洛陽到平涼會諸將已推帝侯莫陳悅亦被  
刺追還悅既附神武不肯應召帝曰悅社稷忠良復不應  
此國之大賊乃今言軍政最將討悅及此還帝表於魏帝  
高歡至河東侯莫陳悅在永洛首尾反賊之少停緩帝  
悅而未測國旨且與侯莫陳悅及諸將

隋人口口為圖河東計帝八傳徵方鎮稱歡逆亂舉兵致代八  
分命將帥應發進討或越其要塞或襲其窟穴雷繞蛇擊  
星羅而散遠負天地毒被八鬼乘此掃蕩揚同俯拾歡若  
稍逼宮廟則分命諸將直取并州哀府躬自東轅電赴伊洛若  
圖其巢穴未敢發動亦命群帥百道俱前輾裂賊臣以謝天下  
帝謂諸軍曰高歡雖智不足而詐有餘今聲言欲西其意入  
洛吾欲令寇洛必馬步萬餘自涇州東引王羅羅甲士  
華別歡若西來主羅足得抗拒知其入洛寇洛即襲汾晉  
遠駕自赴京邑使其進有內顧之憂退有被躡之勢  
此為上策也感稱善。七月帝帥眾以自高平前軍至于弘農  
而齊神武稍逼京師魏帝親總六軍屯河橋令左衛元斌之領  
軍解斯椿鎮武定帝謂左右曰吾自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  
所忌正須乘其疲勞之而主之以西東之重不能度河決戰方  
得守且長用為臣行檢為難  
使得度天事去矣即以道

為別道行臺自南以次越并州  
與解斯椿中進鎮防  
地帝遂輕騎入關帝備儀衛奉  
迎謁見於東驛免冠流涕謝罪  
魏帝都長安改京東立朝  
廷軍國之政咸取決於帝十一月魏孝武帝崩與群公定冊  
尊立魏南陽王寶炬為嗣是為文帝 大統元年正月魏帝進  
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改封安定郡王東魏將司  
馬子如冠潼關帝重騎上寺如乃回軍自蒲津寇華州刺史王  
龍擊走之 二年正月東魏寇龍門也重浦坂造三道浮橋  
河又遣其將饒泰趣潼關高昂圍洛州帝出軍廣陽召諸將  
曰賊將吾三面又造橋示欲必度是欲啜吾軍使饒泰得西入  
耳且歡起兵以來泰無先驅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饒之必克  
則泰則歡不戰而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若差涉得  
何及也帝曰歡前番來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若大來謂吾自  
自守耳又祖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造

橋未能徑度比五日中午吾取秦必矣更以帝還長安聲言欲向  
離石辛亥謁魏帝而潛軍至小關營秦卒聞軍至陳未成營  
之盡得其衆高柔傳首長安高昂聞之夾轡重而走齊和武亦  
撤橋而退帝乃還八月丁丑帝幸李翊獨孤信梁御趙貴等  
若干恩始著亮主德侯莫陳崇李遠達奚武等十二將東征  
至潼關乃遣于謹先拘地至盤巨拔之獲東魏將高叔礼送于  
長安戊子至弘農攻之城潰禽東魏刺史李徽伯虜其戰士八  
千守將高子走度河命督魏賊定禽之並送長安於是宜陽郡  
郡守歸附先是河南景深雁東魏者皆降齊惟武權率衆走  
坂將自石上谷還其將高昂以二萬人出河南是歲關中飢帝  
館於弘農五十餘日時軍士不滿萬人陸神武將度乃還也  
武遂度河逼華州刺史王羅乃逃入關中許原西帝幸渭  
請州兵未會諸將以賊衆不敵遂且待賊更西以觀之帝曰  
宜至咸陽今

軍士齊三日糧師別將  
沙苑距齊軍六十餘里神武引軍來會於沙苑候騎告齊軍至立  
召諸將謀李弼曰彼眾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望  
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至渭背水東西為陣李弼為右拒趙貴為  
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陣虜中聞鼓聲而起日明齊師至望見  
軍少競奔於左軍亂不成列兵將以帝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  
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遂破虜橫擊之絕其軍為一遂大破之  
斬六千餘級虜陣餘有二萬餘人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復大  
斬長安李穆曰高歡膽破矣逐之曰獲帝不聽乃還軍渭南  
帝進帝在困大將軍增邑李弼等十一將亦進爵增邑  
七月魏帝以帝前後所上二十四條及十一條新制方為中興  
永式命尚書蘇綽更損益之摠為五卷班於天下於是搜簡  
才為牧守令習新制而遣焉數年間百姓便之

魏文帝明皇太子嗣位帝以家室撫白髮發帝  
 詔帝為丞相大行臺都督中外諸軍事  
 命之典以叙內外官爵以第一品為九命第九品為一命改流  
 外品為九秩亦以九為上魏帝有怨言於是帝與公卿議廢帝  
 立齊王郵是為恭帝恭帝四年七月西狩至原州梁元帝遣  
 使請還舊圖以定疆界又遣使於齊言併悖慢帝曰古人有言  
 天之加罪誰能以之上書請之謂乎十月壬戌遣柱國于謹  
 山公護與大將軍楊忠意等率兵步騎五萬討之十一月癸未  
 師濟漢中山公護與楊忠率銳騎先屯其城下景甲于謹至江  
 陵列營圍守辛亥剋其城梁元帝廣其百官士庶以歸沒  
 叔野者十餘萬免者二百餘家立蕭詧為梁主居江陵為魏附  
 庸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姓九十九後多絕城至是以諸  
 功高者為三十六國後以高為九十九姓後所統軍人亦  
 其姓  
 三年正月丁丑初行周禮建六官魏帝進帝位太師

改創具事亦置六官自然為魏末成敗之符  
 始畢乃命行之九月帝不豫遂至雲臺命中山公護受遺詔  
 子十月乙亥薨于雲臺官還長安發葬于南郊年五十五  
 追尊為文王廟曰太祖武成元年追喪為文皇帝。帝知人善  
 任使受諫如順流崇尚儒術明廷政事信教物能駕馭英豪  
 一見之者咸思用命沙苑所獲因得釋而用之及河橋之役以  
 充戰士皆得其死力諸將出山征伐以方略無不制勝性好朴  
 不自虛飾恒以反風俗復古始為心云

孝明帝

孝明皇帝諱劼字仲羅尼文帝第三子也魏恭帝三年二月命  
 安定公世宗子文帝崩立了嗣位為太師大冢生魏明帝  
 封帝為周公庚子詔權位于帝  
 春正月天王即位其祭燎告天朝自置軍廢明百官表

帝王之興因邦更正朔明受之於天華人視聽也行是之  
 王所不易今魏曆是然周室受命以木承水實德有行  
 時式遵聖道惟文王誕之氣之祥有黑水之譴服色宜  
 曰可。帝性剛果忘晉人讓之專司會空植軍司馬孫  
 朝佐命入侍左右亦疾讓推臺乃与官宿之鳳質提等  
 謀讓帝許之又引官伯張先洛先洛以白讓讓乃出抽為  
 刺史恒為漢州刺史鳳等更奏帝將召置臣入因此許讓先洛  
 又白之時小司馬尉綱惣統宿衛兵讓乃召綱入殿中詔呼鳳  
 等論事以次執送讓讓並誅之綱仍罷禁兵帝無左右獨在內  
 殿令官人執兵自守讓遣大司馬質蘭在邊帝還位與為略陽  
 公以裁朋時年十六種相等亦讓皇及武帝誅讓後乃謚曰孝  
 明皇帝

明帝

明帝 宗明皇帝 諱 暕 字 宣 景 帝 之 長 子 也 母 曰 李 氏 宣 帝 崩 暕 年 十 六 歲 繼 位 年 十 六 歲 崩 年 三 十 一 歲 謚 曰 明 帝

元年春正月乙未以大家室晉公讓為大帥詔二十六國  
 九姓自魏南徙皆稱河南人今周室既新關中宜改稱京

元年春正月大帥晉公讓上表歸政帝親萬機軍

夏四月帝因食糖糲過毒庚子大漸詔曰今大位虛曠社

稷無主朕兒幼少未堪當國魯國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

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辛丑帝崩於延壽殿時年二十一

七謚曰明皇帝

論曰昔者水運將終群凶放命或權威震主或費中者天威譴

大宝可以力致神器可以求得而卒誅夷繼及亡不旋踵是知

天命有在庸可憎乎周文爰自借躍眾无一旅驅馳戎馬之際

足行任之間時屬与能運膺啟聖鳩集義勇列公同盟一季

而珍仇讎再駕而匡帝室於是內詢帷幄外材材雄捷至誠以  
待人弘大順以訓物高氏藉甲兵之衆恃戎馬之強屢入以  
志圖吞噬及其謀僞發神旆風馳弘農建城濮之勳沙苑有昆  
陽之捷威定霸以弱為強紹元宗之衰緒創隆周之景命南  
清夏漢西至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乃擯落魏晉遺章古音  
修六官之廢典成一代之德想德刑並用勳賢兼叙遠安爾悅  
俗寧人和億兆之望有歸指讓之期允集功業若此人臣以終  
盛矣哉非夫雄武冠時吏安不出天与神授緯武經文者孰能  
於此乎昔漢馮異慶豐曹公成夾輔之業晉安藩湯宋武建正  
合之勳校德論功綽有餘裕至於清宮制勝闔城擊戮雖  
命蓋種諤美難事出於獲道而用垂於德教斯為過矣  
既安之業有與推之運明皇觀代國之酋纂太宗之緒始  
身命終了政由私門武之疑用致幽滅之禍

武

州

分定矣晉魏武帝一萬戶統軍川大將軍明帝五年  
領馬氏之兵升步騎五千守散關鎮城公辛龍張騎三千守  
蒲津關杜國超王輔張騎一萬自襄谷攻分州諸城柱國宇文  
盛步兵一萬守汾水關置內史王輔監六軍攻晉州城帝屯於  
汾曲奔王憲攻洪洞永安一城並取之帝每日自汾曲赴城下  
親督戰齊晉州刺史崔暹高澄長安送款王動應之未明於城遂  
剋晉州甲戌以梁主彥為晉州刺史以鎮之十一月己卯齊主  
自并州帥衆來援帝以其兵請集且避之乃詔諸軍班師齊主  
遂圍晉州齊王憲屯諸軍於源水為晉州聲援齊已至自東伐  
獻世于太廟丁酉帝發京師壬寅度河與諸軍合丁二月戊申  
次晉州庚戌帝帥諸軍八万置陣東西二十餘里乘常御馬  
數人巡陣所至輒呼主帥姓名以慰勉之將士咸知見之恩各  
思自厲將戰有司請換馬帝曰朕獨乘良馬何所之齊主亦  
望北列陣申後齊人與斷南引帝大喜勸諸軍擊之齊人便



齊主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并州齊眾大潰軍於甲夜數自  
間委奔山積辛亥帝幸晉州仍密諸軍追齊主諸將固請  
帝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請將不敢言甲寅齊主  
其丞相高何那朕守高壁帝營軍直進那朕望風退營景辰  
次介休齊將畢建業至城降以為主柱國封鄆國公丁巳大軍  
次并州齊主留其從兄女德王延宗守并州自將輕騎走鄆是  
日詔齊王公以下示以逆順之道於是齊將帥降者相繼戊午  
高延宗潛即為位改年曰德昌己卯軍次并州帝帥諸軍合圍  
齊人退帝遂北入城東門諸軍遂城置陣至夜延宗帥其眾排  
車而前城中軍却入相蹂踐大為延宗所敗齊人欲閉門以  
下黃尸棄不得隨帝從數騎崎嶇危險僅得出門至明帥諸軍  
更戰大破之禽延宗并州平。壬戌詔曰昔大猷水運龍戰  
野滿京台隔四定于茲朕至朕若郡君臨宇縣相如人於海內  
樂矣三於天下

高祖武皇帝... 元年春正月戊申改元

四年秋七月禁王行大布錢不得出入關布泉錢聽入而  
不聽出召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帝親諭以代齊之旨言往以  
拔出權軍不知所借懷自親與萬機便圖東計惡衣菲食箝口凍  
其數年以來戰備稍足而偽主昏虐恣行无道伐暴除乱斯矣  
其時群臣咸稱善丁丑下部暴齊氏過惡以柱國陳王紹為前  
一軍總管榮陽公司馬消難為前一軍總管鄭公達奚襄為前  
二軍總管越王盛為後一軍總管周昌公侯莫陳瓊為後一軍  
總管趙王招為後二軍總管齊王憲帥眾一萬趨黎陽隨公楊  
聖廣寧公侯莫陳迥舟師二萬自滑入河梁公侯莫陳丙帥眾  
二萬守太行道申國公李穆帥眾二萬守河陽道常山公李襲  
帥眾二萬出陳汝平上親帥六軍眾六萬直指河陰八月癸

卯入齊境禁伐樹殘由後犯者以軍法從事未親帥諸軍  
次技河陰大城攻子城未剋上有疾九月辛酉夜班師水軍  
舟而退齊王憲于冀李穆等所在剋捷降拔二十餘城皆奔而  
不守唯以王萊城要害令儀同三司韓正守之正尋以城降齊  
戊寅至自東伐

**四年**冬十月帝復諭群臣伐齊以去歲屬有疹疾遂不得剋平

通寇于時出軍河外直為撫背不抗其喉然晉州本高歡所起  
統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嚴軍以待擊之以剋然後不致  
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窟穴諸將多不願行帝曰搆者事  
之微不可失矣沮事者以軍法裁之己酉帝搆戎東伐以越王  
盛為右一軍搆管北公晃為右二軍搆管隋公揚堅為右三軍  
搆管譙王儉為左一軍搆管大將軍寶泰為左二軍搆管廣化  
公立崇為左三軍搆管齊王憲王綱為前軍突多帝至晉州遣  
齊王憲勸齊王憲守齊

齊王憲勸齊王憲守齊

我朕應天大命以授我王高歡大紀加以背德終難棄  
若王公相率道定高緝習弟數年此當置問為德王高延宗

搆之州遂難名號與為齊昌王莫多婁敬顯等以合餘諸將  
城借一王威既振魚潰鳥離破竹更難建領非易延宗眾散  
甲重所根本既傾被棄自營幽青海岱折簡而來莫北沈蕭  
機可定八紘共貫六合同風力當優伯靈靈朱牛挑塞元之  
慶非獨在予漢皇烈法除正苛政姬王輕典刑彼新邦思惠  
澤被之密士新集臣庶皆從湯祿可大赦天下高遵及王公以  
下若釋然歸順咸許自新隨工入偽朝亦從寬宥官祭以亭依  
無失冬月制為令即宜前除都魯指幽并騎士一介可稱並  
宜錄。景宣出各官中金銀玉寶珠玉履服及官女二十人  
拜將士於西席

春正月乙亥突利王使太子伯改年曰承光

上皇主及帝至鄆矣已帥諸軍圍之齊人拒守諸軍奉擊大  
之齊主先送其母及妻子於青州及城陷帥數十騎走齊州  
大將軍尉勤追之甲子帝入鄆城尉勤禽齊主及其太子相  
青州未文帝至帝降自階見以齊主禮齊任城王  
州擄兵未下遣各王齊與隋公楊堅討平之齊范陽王  
城入突厥各諸行臺州鎮悉降開東平合州五十五郡一百六  
十二縣三百八十五戶二十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萬  
千八百八十六〇十一月突厥陳將具明徵後呂深徐州  
齊主齊與戰不利退守徐州遣上大將軍鄭公士動討之  
自改元年三月上大將軍王軌破地師於昌黎禽其將具明  
齊俘斬二萬餘人夏四月庚申突厥入長幽州五月己丑帝  
我北伐遣原公姬德秀公宇文神泰等五道伐突厥開中  
突馬驢悉於重矣已帝不  
丁酉帝疾甚

其深及誅護之後始親萬機覽已舊籍聽覽不怠用法嚴  
多所罪殺號令嚴明在屬意於政群下畏服莫不肅然性  
察少於恩惠比布懷立行比皆欲踰越古人身衣布袍裹布被  
金寶之飾諸宮殿華綺皆皆毀毀之改為土階數尺不施牆  
其間文刻鐫飾絕無一皆禁斷後宮嬪御不過十餘人勞  
接下自強不息以國內未康銳精教習至於校兵閱武步行  
舍履步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齊之後見軍士有跣行者帝親  
靴以賜之每宴會將士必自執酒勸酒或手付賜物至於征伐  
之虞躬在行陣性又果決能斷大事故能得士卒死力以弱  
強破廢之後後遂徵募兵極武平突厥定江南二一年間必使天  
下一統此其志也

宣帝

宣帝諱善李乾伯武帝長子也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

因於元年五月晉王泰為皇太子二月詔傳位於皇太子初大赦  
改元大成為大象帝於是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是下  
有四流車服儀皆以二十四為節

五月乙未帝不念詔揚州總管隋公楊堅入侍養帝崩於  
大德殿時年二十一謚宣皇帝帝之在東宮也武帝慮其不

法承嗣遇之甚嚴朝見進止與諸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亦不得  
休息唯著酒武帝遂禁醪醑不許至東宮帝無有過輒加捶扑

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製立邪於是懼  
帝官屬錄帝言語動亦每月奏聞帝懼威嚴最極情修飾以是

不外聞

靜帝

宣帝崩後改元曰皇太子宣帝於

五月乙未宣帝崩於東宮

宣帝崩後改元曰皇太子宣帝於

宣帝崩後改元曰皇太子宣帝於

宣帝崩後改元曰皇太子宣帝於

宣帝崩後改元曰皇太子宣帝於

宣帝崩後改元曰皇太子宣帝於

宣帝崩後改元曰皇太子宣帝於

宣帝崩後改元曰皇太子宣帝於

宣帝崩後改元曰皇太子宣帝於

宣帝崩後改元曰皇太子宣帝於

集撫祖宗之宿願極東夏之沾危盛矣哉有成功者也若使翌  
日之參無變經管之士獲由黷武窮兵雖見譏於良史雄圖  
略足方駕於前王而識嗣子之非不顧宗祏之至重滯愛同於  
百武則若異於宋宣但欲威之復焚期於懲肅義方之教豈若  
是乎卒使昏庸君曠效回拜焉亦曰同之行事身歿已為華矣  
越自幼冲紹茲吳統內外披蔡劉之詠而歲落無有代之強  
氏因之遂迁龜鼎雖復岷峨我快翻成凌奪之威意原塗勤王  
無救宗周之殞嗚呼以文皇之經啓洪基武皇之克隆景業  
二紀不祀忽諸斯蓋先帝之靈歟非孺子之罪矣也

卷之五十五 文獻通考

禮部 卷之五十五

卷之四